

由陈毅定名的“崇启海常备旅”

□李元冲

新四军的下属建制一般都是以自然数顺序命名,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以地名或人名等命名(如临汾旅、左权独立营等)。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里也有一个特殊的旅,它是以三个县的地名命名的,这个旅就是陈毅亲自定名的“崇(明)启(东)海(门)常备旅”。

组建“崇总”

1938年3月,日军占领崇明县城,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早已闻风而逃,为了推动崇明地区的抗日斗争,江苏省委委派共产党员茅理(时茅理公开身份为“国民党通崇海启四县抗敌指挥部独立大队”政训处主任)、瞿犊(独立大队大队长)等人从海门、启东前往崇明领导抗日武装斗争。茅理、瞿犊来到崇明后,迅速把分散在崇明各地的抗日武装统一起来,组成“崇明县民众抗日自卫总队”(简称“崇总”)。根据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由国民党崇明县长陈庚尧(时陈庚尧躲在江北海门的倪家镇)为挂名总队长,茅理为副总队长,瞿犊为参谋长。1939年8月6日,茅理率“崇总”一大队伏击了两辆日军军车,毙敌12人,伤敌8人,这是“崇总”组建后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此后又在小竖河战斗、堡镇码头袭击战等战斗中,击毙日军数十人,伪军上百人,在大港桥炸死炸伤日军28名……茅理指挥的“崇总”越战越强,使崇明的日伪军惶恐不安。

北撤桃源镇

敌人对“崇总”的活动恨之人骨,驻崇的敌酋石乔请求驻上海的日军帮忙,于是驻上海的日军准备调集部队对崇明进行大“扫荡”,围剿“崇总”。我方探到这个情报后,江苏省委认为崇明地方小,不利于大部队迂回作战。于是命令“崇总”分批、分散北撤至江北的海门、启东等地。1940年6月底,第一批北撤人员分别装扮成旅客、小贩等乘船北撤。由于敌人加强了对江面的封锁和往来人员的检查,武器弹药一时不能到达江北。

1940年7月30日起,驻上海的日军调



崇启海常备旅旧址纪念碑

集了7000多兵力对崇明实行梳篦式大“扫荡”,他们一路烧杀抢掠,扬言要消灭“崇总”。此时,县工委领导和“崇总”部分人员还未来得及撤离,特别是大部分武器弹药还未运走。县工委研究决定由陈国权、韩念龙等留崇领导敌后斗争,茅理全面负责江北(海门、启东)方面的工作。

茅理在江北物色了几艘可靠的船只,以装灰肥为名,偷偷将机枪、步枪、子弹等藏进灰肥里,惊险地躲过了敌人在崇明装船时的检查,经过几番周折终于把枪支弹药顺利发到了北撤的“崇总”战士手中。

“茅理旅”诞生

茅理,又名茅蕴辉,江苏海门县桃源镇(今南通市海门区三星镇宝兴村)人。1926年参加北伐,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7月茅理到江北主持工作后,以他的家乡桃源镇为根据地,迅速将撤离在海门、启东一带的“崇总”战士集中起来,同时他大力发动群众,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于是,海门、启东的青年纷纷加入。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部队发展到500余人。1940年10月初,茅理、韩念龙接到通知,要他们二人去海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接受任务,两人化装成棉花贩子,



崇启海常备旅成立地纪念碑

通过敌占区,来到海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听取陈毅指示。陈毅对两人说,为了有利于统战工作,决定由茅理等领导的这支部队暂不用新四军番号,部队内部党的组织也仍不公开。因部队战士主要来源于崇明、启东、海门三地,故定名为“崇启海常备旅”,作为苏中军区四分区(司令员陶勇)领导和指挥的一支“常备”(备用)部队,并向两人宣布了新四军对旅部领导班子的决定。10月底,崇启海常备旅在启东久隆镇正式成立。由于这支部队骁勇善战,军纪严明,百姓称之为“茅理旅”。

完成使命

1940年12月初,掘港保卫战爆发,崇启海常备旅小试牛刀,和新四军3纵5团配合,将伪军徐承德部的800多人消灭。随后又参加了余东镇等地的战斗,狠揍了日军,打死打伤了一批日伪军。12月底,由抗日民主人士季方领导的“苏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已成立,国共双方达成了共识。崇启海常备旅奉命挂名在“苏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名下,改名为“苏四区抗日游击指挥部第三旅”(又称茅三旅),正式存在了两个月的“崇启海常备旅”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功成身退。

一张老照片背后的家国情怀

□黄启扬

在退伍军人李洪杰家里,一张泛黄的老照片静静地挂在客厅的西墙上,照片的中间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而他就坐在前排左起第10个位置,精神抖擞,目光炯炯。68年弹指一挥间,李洪杰今年已有94岁,在岁月的长河里,这张照片静静地讲述着一个普通军人的不平凡故事和一个“光荣在党70年”老党员的家国情怀。

守卫海疆的无悔青春

1949年,青年李洪杰怀着满腔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心参军入伍,被分配到福建沿海的海防部队,开始了驻守海疆的生涯。李洪杰入伍后被安排在福州后勤军械修理厂修理军械。在厂里,李洪杰刻苦钻研兵器维修技术,成绩出色。后勤部队和其他部队一样,也要野外行军,李洪杰和战友们背上20公斤的行囊行走崎岖的山路上,每次一个星期,走得两脚起泡,疼痛非常。

1952年,李洪杰被调往福建沿海担负守卫海防的任务,开始了10年的守岛生涯。他所在师的防区很长,其中包括两个大岛及一些前哨小岛。

“那时条件艰苦,岛上缺淡水、缺蔬菜,台风来时连屋顶都能掀翻。每次进出岛屿,由于船小浪大,我们要在海上颠簸4个小时,肚子里常常翻江倒海,导致呕吐不已。一次,我团军械助理缪品荣等乘船去一座岛上执行任务,10余名战友牺牲。”“还有一次,敌人投炸弹,我当时离炸弹仅20

多米,实在是危险啊!”每当说起过往,李洪杰总是眼含泪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他和战友们筑起了海疆的坚固防线。

1957年6月,因工作表现突出,27岁的李洪杰被推选出席全军首届军械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得到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光荣与责任。”李老说这话时,眼中仍闪烁着激动和喜悦的光芒。

墙上的这张照片,定格的不仅是个人的荣耀时刻,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力量!

转战地方的不变初心

1979年春,李洪杰脱下戎装,回到家乡海门。

当时国有企业效益好,收入高,转业干部都乐于去国企。虽然李洪杰身上有很多荣誉光环,箱子里有很多军功章,但他在转业选岗时,主动选择了去机关工作,从保家卫国的前线转到地方工商行政管理一线。退役不褪色,岗位变了,党性不变,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李洪杰积极学习新知识,适应新岗位,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了力量。

退休后的李洪杰,依然保持着军人的作风和共产党员的本色,每天坚持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际时事,坚持学习政治理论,党章和党史的书籍在家里藏了好多版本好多册,他不断地学习研究,从中汲取无尽的能量。

李老客厅里的八仙桌上,摆放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参考消息》《江海晚报》《银潮》等书籍、报刊杂志。“国家强大了,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这是李洪杰时常挂在嘴边的话。他原先学会了使用台式电脑,现在能熟练应用平板电脑观看新闻、短视频、电视剧等,坚持活到老、学到老,展现出一名老党员、老军人与时俱进的风貌。

从守卫海疆到建设地方,从青春年华到耄耋之年,李洪杰诠释了什么是“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照片背后的家国情怀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李洪杰一直将自己的理想信念和目标追求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并以自己的行动,影响和教育着儿女、子孙。这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家国情怀,也让这张珍藏了68年的老照片有了新的时代意义。

李老的孙女李嫣琳说:“爷爷经常教育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年轻人要爱国,要奋斗。”这张珍贵的照片已成为李家的“传家宝”,它不仅传承着家族的荣耀,更传承着红色基因,这种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命运的精神品格,正是我们最需要弘扬的宝贵财富。

68年弹指一挥间,照片中的年轻人如今已不再年轻,但照片所承载的精神却历久弥新,散发着时代的光芒。它必将激励更多的人将个人梦想融入中国梦,在新的征程上奋斗出更精彩的人生。

包场民兵抗日故事

□林炳堂

包场是革命老区,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包场人民谱写了许多英勇篇章。

1942年6月,日军占领包场镇后筑起了据点,并建有两个碉堡。日军在包场驻有一个班,八九个人;驻伪军一个连,30多人。日伪互相勾结,在包场四乡犯下了滔天罪行,激起了包场人民的无限愤怒。在共产党领导下,各乡人民同仇敌忾,紧密配合,开展了除奸杀敌、抗捐抗租、割电线、断桥梁、埋地雷、打埋伏等斗争,沉重打击了敌人。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包场各乡参加斗争的民兵有164人,打死打伤日伪军24人,缴获各种枪支14支。下面记述的是包场民兵的几个抗日故事。

深夜拆桥阻交通

原包场镇有三条高桥,一条叫东高桥,一条叫陆家高桥,这两条桥都是包场镇的内桥,运河南北的群众通过这两座桥往来;还有一条是唯一与外界联系的汽车桥,建在包场竖头街南端的海界河上,自从日军占领包场后,这座桥就成了日伪运输物资、调运兵力的必经之路。富余区队和当地民兵经过商量,决定拆毁这座桥,阻断敌人的交通,经请示东南行署同意后,便立即投入拆桥行动。1944年9月的一天,晚上9点多钟,区队和团结乡、包南乡出动了近百名民兵和游击队员,趁着夜色,进行了破桥行动。可这座桥比较坚固,桥脚很粗,拆桥比较困难,拆桥时间拖得比较长。据点里的敌人听到声音,就在炮楼上用手电筒乱照。这时,我方担任后卫和掩护的民兵在不同方向放冷枪,使敌人一时摸不清我们的意图。由于敌人多次吃亏,因此夜间不敢轻易出动,只是毫无目标地打了几下钢炮,掷了弹筒来壮壮胆。等到敌人发现民兵的真实行动时,桥已被拆毁,各乡民兵已经安全转移了。

十甲高桥伏击战

1945年,全国抗日战争胜利大局已定,驻包场的日军受到民兵多次打击后,龟缩在据点里不敢露面。据点里的伪方人员在我方的教育感化下,有的已

成为我方内线。包南乡的民兵多次派人把抗日战争标语、传单送到据点门口,有时甚至将铁“西瓜”(地雷)埋在敌据点门口。

1945年春的一天,下午一两点,日军十几人从包场向六甲方向出发。我团结乡民兵从内线掌握到敌情后,联系互助乡民兵在十甲老运河两岸设下埋伏。不一会儿,日军来到了十甲高桥附近,当他们进入埋伏圈后,民兵队长一声令下,长枪短枪一齐开火。顿时枪声四起,杀声震天,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昏头转向,慌忙躲到老皇岸北。埋伏在河北的互助乡民兵从河北射击打击;日军又逃到岸南,遭到埋伏在坟地里的民兵打击。几面夹击,打得日军狼狈不堪,死伤多人,日军只好夹着尾巴逃回了据点。

小鞭炮显威力

日军的“清乡”计划失败后,为挽回败局,命令伪通东办事处,重新编制户口册,实行武装清查户口,编制保甲,企图以保甲力量来摧毁我党组织活动。可是在包南乡,户口册老是编制不起来。日伪企图强行建册,命令伪军下乡挨家挨户在门楣上写字编号登记,并在干部和民兵家的门楣上另作记号,企图一网打尽。可是一夜之间,这些编号全被民兵揩尽。日军为此大发雷霆。一天下午,突然来了六七名日军和二十多名伪军,配有掷弹筒和轻机枪,气势汹汹地向我包南乡进行扫荡。包南乡民兵得知消息后,立即在三圩村要道口布下埋伏圈,并发动群众找来火油箱子,买来小鞭炮,配合行动。不一会,日伪军进入包南乡,当他们踏进埋伏圈时,民兵队长一声令下,民兵们一齐开枪射击。此时,四周群众立即在火油箱内燃放小鞭炮,并敲锣助威。日军连连架起掷弹筒,还没来得及发射,就被河对面的民兵甩来的手榴弹炸翻。火油箱内燃放的小鞭炮听起来如同机枪扫射一样。日军的牛尾队长见状大吃一惊,以为中了我正正规部队的包围,吓得命令机枪向正在燃放小鞭炮的火油箱、坟墩处扫射一阵后,逃向据点。从此,敌人的清查户口编制保甲在包南乡彻底失败。

四甲古镇的抗日烽火

□黄文成

四甲古镇是联结通、如、海、启的军事要冲。1938年12月,日军石原大队竹口中队100余人侵占了四甲镇。从此四甲人民在日军的铁蹄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四甲镇是革命老区,早在1930年2月6日,中国工农红军江苏第一大队就在四甲草蓬镇成立。余中区共产党员发展到20多名,光华、团结两乡还成立了党支部和农抗会组织,5个乡建立了民兵小队。

日军占领茅镇、青龙港以后,再向北侵略,企图占领全海门。日军从青龙港出发,向北至四甲,再从四甲向东一直到包场。日军想通过包青公路(青龙港至包场)实现他们掠夺通东地区物资的目的,可偏偏在四甲西南的合兴小镇南首1公里处,有一条又宽又深的海界河。河面15米左右宽,上面架着一条1米宽的小木桥,只能走行人、木轮车,这给日军运输带来很大困难。于是日军运来很多木头和铁板,很快建成了一条12米左右长、5米宽的铁板桥,称“铁板洋桥”(今永安桥)。从此,日军开着汽车、摩托车,或是骑着马,从青龙港经过铁板洋桥到达四甲镇据点,下乡抢夺物资,无恶不作,老百姓恨之人骨。

1941年9月一天夜里,四甲镇民兵大队长沙国强召集民兵在合兴镇河西一户农民家里,商量烧毁这条铁板洋桥。第二天夜里,沙国强组织了镇上30多名民兵,分成3组,一组在长兴镇北面龚家桥头打伏击,如有青龙港来的日军经过,掷手榴弹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一组在四甲镇西首的二甲路口打伏击,如有四甲镇日军经过,就把他们消灭在这里;还有一组由沙国强带领,负责运火油和燃烧物,在铁板桥上浇油点火。一点火,熊熊烈火在铁板上燃烧起来,龙骨是木质的,很快起火,龙骨断了,铁板掉进了河里,铁板洋桥被毁掉了。第二天,日军见状恼羞成怒,很快把桥修好了。刚修好,沙国强又组织民兵再烧再砸。前后共烧了3次,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除沙国强以外,四甲还有一位外来的抗日英雄——樊加宗。樊加宗,浙江象山人,共产党员。1940年,随梁灵光一起来苏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后因患癫痫病留在四甲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任民兵中队长兼余中区指导员。

四甲镇是产棉区,棉花是当地农民唯一的经济收入。日军侵占四甲后,经常下乡掠夺农产物资,他们看到农家帘子上晒着雪白的棉花,压着民工,分头到各农户家持枪收缴棉花。当他们到四甲村八组老汉家时,老汉跪着请求不要搜他家的棉花,这是他与老伴一年到头的“活命钱”。日军一脚将老汉踢倒在地,抢走了老汉家里仅有的大麻袋棉花。日军把抢来的棉花通过青四(青龙港至四扬坝)河运到青龙港,再从青龙港运到上海,在上海制造火药和军用品。一天,一艘装着满满一船棉花的日军驳船,通过四青河,从四扬坝向南经过合兴小镇西首的一条桥时,樊加宗等几名民兵发现,背纤的是附近村里的一名老百姓,护船的只有一名日军。趁着棉花船过桥,日军不备之际,樊加宗从桥上跳下去,将日军踢翻在船上,同那日军战斗起来。接着岸上几名民兵纷纷跳上船一齐动手,将那日军杀死后抛到河里。棉花船行至玉蟹桥,属于我们新四军的地界,棉花船停了下来。由樊加宗带领民兵到四甲镇的四扬等村挨家挨户通知老百姓去玉蟹桥领回棉花。

四甲镇人民积极支持抗日战争,关心和爱护抗日游击队。1942年1月26日,一支不明番号的游击队十余人,借宿在今光辉村村民邢振茂的哥哥邢振隆家,邢振茂的儿子邢惠鸿热心招待了这些游击队员。邢振茂父子藏游击队员这事,被汉奸黄果子(谐音)发现后,他立即向四甲日军司令部汇报。邢振茂父子被日军押往司令部。日军分别审讯了邢振茂父子,都没有得到回答,于是将父子俩残忍杀害。

在抗日战争中,四甲人民为抵抗日本侵略者,支持抗日战争,牺牲的干部、群众超过150人。

